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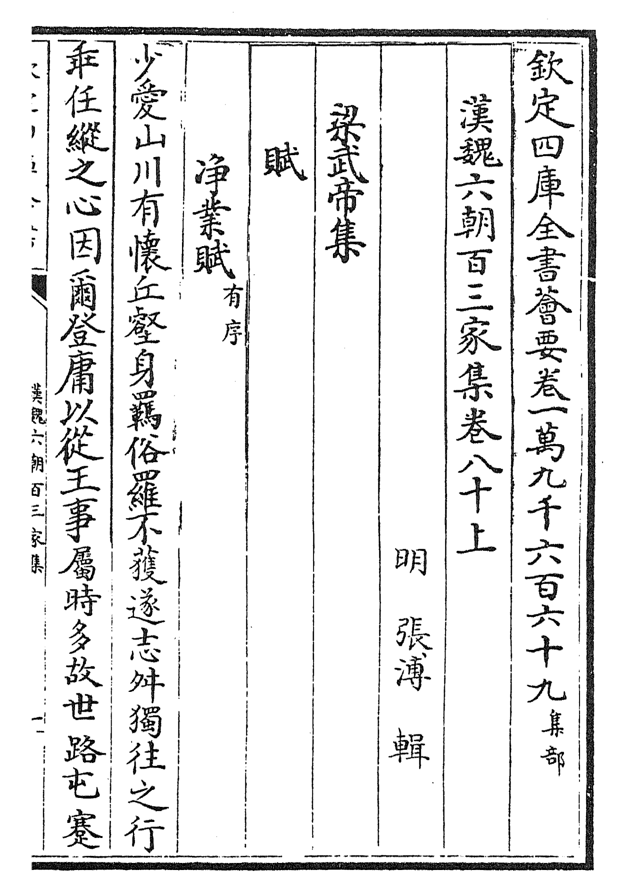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漢魏六朝百三家集卷八十上

詳校官候選知縣臣吳甸華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九千六百六十九 集部

漢魏六朝百三家集卷八十上

明 張溥 輯

梁武帝集

賦

淨業賦 有序

少愛山川有懷丘壑身羈俗羅不獲遂志舛獨往之行乖任縱之心因爾登庸以從王事屬時多故世路屯蹇

有事戎旅略無寧歲上政昏虐下豎姦亂君子道消小人道長御刀應勑梅蟲兒茹法珍俞靈韻豐勇之如是等多輩誌公所謂亂戴頭者也誌公者是沙門寳誌形服不定示見無方于時羣小疑其神異乃羈之華林外閤公亦怒而言曰亂戴頭亂戴頭各執權軸人出號令威福自由生殺在口忠良被屠戮之害功臣受無辜之誅服色齊同分頭各驅皆稱帝主人主尊極用其詭詐疑亂衆心出入盤遊無忘昏曉屏除京邑不脫日夜屬

纊者絶氣道傍子不遑哭臨月者行産路側母不及抱百姓懔懔如崩厥角長沙宣武王有大功於國禮報無報酷害奄及至於弟姪亦罹其禍遂復遣桓神與杜伯符等六七輕使以至雍州就諸軍帥欲見謀害衆心不與故事無成後遣劉山陽灼然見取壯士貔虎器甲精鋭君親無校便欲束身待戮此之横暴出自羣小畏壓溺三不弔况復姦竪乎若默然就死為天下笑俄而山陽至荆州為蕭頴胄所執即遣馬驛傳道至雍州乃赫

然大號建牙豎旗四方同心如響應聲以齊永元二年
正月發自襄陽義勇如雲舳艫翳漢竟陵太守曹宗馬
軍主殷昌等各領騎步夾岸迎候波浪逆流亦四十里
至朕所乘舫乃止有雙白魚跳入䑽前義等孟津事符
冥應雲動天行雷震風馳郢城剋定江州降款姑熟甲
冑望風退散新亭李居士稽首歸降獨夫既除蒼生甦息
便欲歸志園林任情草澤下逼民心上畏天命事不獲已
遂膺大寶如臨深淵如履薄氷猶欲避位以俟能者若其

遜讓必復魚潰非直身死名辱亦負累幽顯乃作賦曰
日夜常思惟循環亦已窮終之或得離離之必不終
負扆臨朝冕旒四海昧旦乾乾夕惕若厲朽索馭六
馬方此非譬世論者以朕方之湯武然朕不得以比
湯武湯武亦不得以比朕湯武是聖人朕是凡人此不
得以比湯武但湯武君臣義未絶而有南巢白旗之事
朕君臣義已絶然後掃定獨夫為天下除患以是二途
故不得相比朕布衣之時唯知禮義不知信向烹宰衆

生以接賓客隨物肉食不識菜味及至南面富有天下遠方珍羞貢獻相繼海内異食莫不畢至方丈滿前百味盈俎乃方食輟筯對案流泣恨不得以及温清朝夕供養何心獨甘此膳因爾蔬食不噉魚肉雖自内行不使外知至于禮宴羣臣餚膳按常菜食味習體過黄羸朝中班班始有知者謝朏孔彦頴等屢勸解素乃是忠至未達朕心朕又自念有天下本非宿志杜恕有云刳心擲地數片肉耳所賴明達君子亮其本心誰知我不

貪天下唯當行人所不能行者令天下有以知我心復
斷房室不與嬪侍同屋而處四十餘年矣於是四體小
惡問上省師劉澄之姚菩提疾候所以劉澄之云澄之
知是飲食過所致答劉澄之云我是布衣耳肥恣口劉
澄之云官昔日食那得及今日食姚菩提含笑搖頭云
唯菩提知官房室過多所以致爾于時久不食魚肉亦
斷房室以其智非和緩術無扁華默然不言不復詰問
猶令為治劉澄之處酒姚菩提處丸服之病逾增甚以

其無所知故不復服因爾有疾常自為方不服醫藥亦
四十餘年矣本非精進既不食衆生無復殺害障既不
御内無復欲惡障除此二障意識稍明内外經書讀便
解悟從是以來始知歸向禮云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
物而動性之欲也有動則心垢有静則心淨外動既止
内心亦明始自覺悟患累無所由生也乃作淨業賦云
爾
觀人生之天性抱妙氣而清静感外物以動欲心攀緣

而成青過恒發於外塵累必由於前境若空谷之應聲
似遊形之有影懷貪心而不厭縱内意而自騁目隨色
而變易眼逐貌而轉移觀五色之玄黄翫七寶之陸離
著華麗之窈窕耽冶容之逶迤在寢興而不捨亦日夜
而忘疲如英媒之在摘若駿馬之帶覊類白日之麗天
乃歷年之不虧觀耳識之愛聲亦如飛鳥之歸林既流
連於絲竹亦繁會於五音經昏明而不絶歷四時而相
尋或亂情而惑慮或悟耳而堙心至如香氣馞起觸鼻

發識婉娩追隨氤氳無極蘭麝芬飛如鳥二翼若渴飲毒如寒披棘舌之嗜味衆塵無有大苦鹹酸莫不甘口噉食衆生虐及飛走唯日不足長夜飲酒悖亂明行罔慮幽咎身之受觸以自安怡美目清揚巧笑蛾眉細腰纖手弱骨豐肌附身芳潔觸體如脂狂心迷惑倒想自欺至如意識攀緣亂念無邊靡懷善想皆起惡筌如是六塵同障善道方紫奪朱如風靡草抱惑而生與之偕老隨逐無明莫非煩惱輪廻火宅沈溺苦海長夜執固

終不能改迷否相隨災異互起内懷邪信外縱滛祀排

虚枉命蹠實横死妄生神祐以招福祉前輪折軸後車

覆軌殃國禍家亡身絶祀初不内訟責躬反已皇天無

親唯與善人外清眼境内淨心塵不與不取不愛不嗔

如玉有潤如竹有筠如芙蓉之在池若芳蘭之生春淤

泥不能汙其體重昏不能覆其眞霧露集而珠流光風

動而生芬為善多而歳積明行動而日新常與德而相

隨恒與道而為隣見淨業之愛果以不殺而為因離欲

惡而自修故無障於精神患累已除障礙亦淨如久澄水如新磨鏡外照多像內見衆病既除客塵又還自性三途長乖八難永滅止善既修行善無缺清淨一道無有異轍唯有哲人乃能披襟如石投水莫逆于心心清冷其若氷志皎潔其如雪在欲結其既除懐憂畏其亦滅與恩愛而長違顧生死而永别覧當今之逸少想後來之英童懐荆玉而未剖藏神器而存躬修聖行其不已信善積而無窮永劫揚其美名萬代流於清風豈伏

強而稱勇乃道勝而為雄

孝思賦 有序

想緣情生情緣想起物類相感故其然也每讀孝子傳未嘗不終軸輟書悲恨拊心嗚咽年未髫齓内失所恃餘喘𡚾𡡉孏媪相長齒過弱冠外失所怙限職荆蠻致闕晨昏江途遼夐家無指信髣髴行路先君體有不安晝則輟食夜則廢寢方寸煩亂容身無所便投刺解職以遵歸路于時齊隋郡王子隆鎮撫陝西頻煩信命令

停一夕明當早出江津送别心慮迫切不獲承命止得小船望星就路夜冐風浪不遑寧處途次定陵船又損壞于時門賔周仲連為鷁頭戍主借得一舸奔波兼行屢經危險僅而獲濟及至戾止已無逮及五内屠裂肝心破碎便欲歸身山下畢志墳陵長兄哀愍未說獨行續有北問狡虜冦邊朝廷以先君遺愛結民咸思在昔故舊部曲猶有數千武慶宗將領留防彼鎮時便有旨使扞壽春王事靡監辭不獲免刺史崔慧景志懐翻覆

遠招逋逃多聚姦俠大滑凶醜莫不雲集至如彭盆韓
元孫等不可稱數倍道電邁奄至淮淝凶徒疑駭相引
離散臺軍主徐玄慶房伯玉等欲襲取慧景乃固禁之
方得止息是歲齊明作相疑論未決密馳表疏勸徵慧
景折簡而名必不違拒即重遣還以安其心姦渠既出
緣邊無虞旬朔之間慧景反鎮即便解甲以歸京師因
爾驅馳不獲停息數鍾百六時會雲雷撥亂反正遂膺
四海念子路見於孔丘曰由事二親之時常食藜藿之

食為親負米百里之外親没之後南遊于楚從車百乘積粟萬鍾累茵而坐列鼎而食願食藜藿之食為親負米不可復得毎感斯言雖存若亡父母之恩云何可報慈如河海孝若涓塵今日為天下主而不及供養譬猶荒年而有七寳饑不可食寒不可衣永慕長號何解悲思乃於鍾山下建大愛敬寺於青溪側造大智度寺以表罔極之情達追遠之心不能遺蓼莪之哀復于宫内起至敬殿竭工匠之巧盡世俗之竒水石周流芳樹雜

皆限以國事亦復不能得朝夕待食唯有朔望親奉饋奠雖復得薦珍羞而無所瞻仰內心 崩潰如焚如灼情切於衷事形於言乃作孝思賦云爾

感四氣之變易見萬物之化成受天和而異命稟地德而齊榮察蟭螟於蚑睫覩鯤鵬於北溟彼含識而異見同有色而殊形雖萬類之衆多獨在人而最靈禮義別於飛走言語異於鸚猩念過隙之儵忽悲逝川之不停踐霜露而悽愴懷燧穀而涕零掩此哀而不去亦靡日

而弗思仲由念枯魚而永慕丘吾感風樹而長悲雖一至而捨生奉二親而何期思因情生情因思起導情源以流澍引思心而無已既懷憂以終身亦銜恤而沒齒當閒居以永念獨拊膺而自傷徒升岵而靡瞻空陟屺其何望涕縱橫以交流血沸涌而沾裳覽地義以自咎懼滅性之乖方仰太極以長懷乃告哀於昊蒼奠皇天之有感何報施之茫茫曉百碎於魏闕夜萬斷於中腸心與心而相續思與思而未央晨孤立而縈結夕獨處

而徊徨氣塞哀其似噎念積心其若狂至如獻歳發暉春日載陽木散百華草列衆芳對樂時而無歡乃觸目而感傷朱明啓節白日朝臨木低甘果樹接清陰不娱悦於懐抱但罔極而纒心蒹葭蒼蒼白露為霜凉氣入衣凄風動裳心無迫而自切情不觸而獨傷若乃寒氷已結寒條已拆林飛黄落山積白雪旅鴈鳴而哀哀朔風鼓而飂飂目觸事而破碎心隨感而斷絶無一息而緩念與四時而長切年揮忽而莫反時瞬睒其如電想

慈顏之在昔哀不可而重見痛生育之靡答報顧復而無片悲與恨其俱興涕雜血其如霰鶬青春而差池鴻素秋而翺翔去來候於節物飛鳴應於陰陽何在我而不爾與二氣而乖張常茹酷而輪迴歷日夜而不忘既視丹而成緑亦見白而為黃擾性情以翻覆汨神慮而迷荒想鳴鶴而魂斷聽孤雛而心死慟終天而無怙號畢世而靡恃觀休屠之日磾豈教義之所及見甘泉之畫像每下拜而垂泣忽心動而不安遽入侍於帝室值

何羅之作難乃捨之以投瑟超王臣之稱首冠誠勇而無匹士行己之多方見石他之有權身雖死而名揚乃忠孝而兩全顧丁蘭其何人家河内之野王時舞象而方及始成童而親亡刻木母以供事常朝夕而在傍劉鎮就養而不暇常遠汲而力寡苦節感於幽靈醴泉生於竈下顧長沙之臨湘有古初之道始時父没而未塟遇隣火之卒起乃伏棺而長號雨暴至而火死又何琦其亦然獨樞屋而全止至如王祥黄雀入帳隗通横石

特起盛彦之開母目邢渠之生父齒覽斯事而衆多亦難得而具紀靈蛇銜珠以酬德慈烏反哺以報親在蟲鳥其尚爾況三才之令人治本歸於三大生民窮於五孝置天地而德盈横四海而不撓履斯道而不行吁孔門其何教

圍棋賦

圍奩象天方局法地枰則廣羊文犀子則白瑶玄玉方目無斜直道不曲爾乃建將軍布將士列兩陣驅雙軌

徘徊鶴翔差池燕起用忿兵而不顧亦馮河而必危癡
無成術而好鬬非智者之所為運疑心而猶豫志無成
而必虧令一棋之出手思九事而為防敵謀斷而計屈
欲侵地而無方不失行而致冦不助彼而為強不讓他
以增地不失子而云亡落重圍而計窮欲佻巧而行促
劇踈勒之迍邅甚白登之困辱或龍化而超絶或神變
而獨悟勿膠柱以調瑟專守株而待兎或有少棊已有
活形失不為悴得不為榮若有苦戰未必能平用折雄

咸致損令名故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爭東西馳走左右周章善有翻覆多致敗亡雖蓄銳以將取必居謙以自牧譬猛獸之將擊亦俛耳而固伏若局勢已勝不宜過輕禍起於所忽功墜於垂成至如玉壺銀臺車廂井欄既見知於曩日亦在今之可觀或非劫非持兩懸兩生局有衆勢多不可名或方四聚五花六持七雖涉戲之近事亦臨局而應悉或取結角或營邊鄙或先點而亡或先撤而死故君子以之遊神先達以之安思畫有

戲之要道窮情理之奥秘

賦體

草廻風以照春木承雲以含化芳兢飛於陽和花爭開於日夜樂萬類之得所豈此心之云舍欣分竹其厲精

慙戎車之屢駕

詔

遣使巡省詔

觀風省俗哲后弘規狩岳巡方明王盛軌所以重華在

上五品聿修文命肇基四載斯履故能物色幽微耳目
屠釣致王業於緝熈被淳風於遐邇朕以寡薄昧於治
方藉代終之運當符命之重取監前古懔若馭朽思所
以振民育德去殺勝殘解網更張置之仁壽而明慙照
遠智不周物兼以歲之不易未遑卜征輿言夕惕無忘
鑒寐可分遣内侍周省四方觀政聽謡訪賢舉滯其有
田野不闢獄訟無章忘公狥私侵漁是務者悉隨事以
聞若懷寶迷邦藴奇待價蓄響藏眞不求聞達並依名

騰奏罔或遺隱使輶軒所屆如朕親覽焉

遣使巡行州郡詔

昔哲王之宰世也每歲卜征躬事巡省民俗政刑罔不必逮末代風凋久曠茲典雖欲肆遠忘勞究臨幽仄而居今行古事未易從所以日晏踟躕情同再撫總總九州遠近民庶或川路幽遐或貧羸老疾懷冤抱理莫由自申所以東海匹婦致災邦國西土孤魂登樓請訴念此于懷中夜太息可分將命巡行州部其有深究鉅害

抑鬱無歸聽諳使者依源自列庶以矜隱之念昭被四方遏聽遠聞事均親覽

求讜言詔

政在養民德存被物上令如風民應如草朕以寡德運屬時來撥亂反正倏焉三紀不能使重門不閉守在海外疆場多阻車書未一民疲轉輸士勞邊防徹田為糧未得頓止治道不明政用多僻百辟無沃心之言四聰闕飛耳之聽州輟刺舉郡忘共治致使失理負謗無由

聞達侮文弄法因事生奸胏石空陳懸鐘徒設書不云
乎股肱惟人良臣惟聖寔頼賢佐匡其不及凡厥在朝
各獻讜言政治不便於民者可悉陳之若在四遠刺史
二千石長吏並以奏聞細民有言事者咸為申達朕將
親覧以紓其過文武在位舉爾所知公侯將相隨才擢
用拾遺補闕勿有所隱

令公卿入陳時政詔

昔公卿面陳載在前史令僕陛奏列代明文所以釐彼

庶績成兹羣務晉氏陵替虛誕為風自此相因其失彌遠遂使武帳空勞無汲公之奏丹墀徒闢闕鄭生之履三槐八座應有務之百官宜有所論可入陳啓庶藉周爰少匡寡薄

令百司各陳損益詔

朕達聽思治無忘日昃而百司羣務其途不一隨時適用各有攸宜若非總會衆言無以備兹親覽自今臺閣省府州郡鎮戍應有職僚之所時共集議各陳損益具

以奏聞

令所在條陳民患詔

皇王在昔澤風未遠故端居玄扈拱默巖廊自大道既淪澆波斯逝動競日滋情僞彌作朕負扆君臨百年將半宵漏未分躬勞政事白日西浮不遑飧飯退居猶於布素含咀匪過藜藿寧以萬乘為貴四海為富唯欲億兆康寧下民安乂雖復三思行事而百慮多失凡遠近分置內外條流四方所立屯傳邸冶市埭桁渡津稅田

圍新舊守宰遊軍戍邏有不便於民者尚書州郡各速條上當隨言除省以舒民患

令所在條陳時政詔

覯時設教王政所先兼而利之寔惟務本移風致治咸由此作頃因革之令隨事必下而張弛之要未臻厥宜民瘼猶繁廉平尚寡所以竚旒纊而載懷朝玉帛而興歎可申下四方政有不便於民者所在具條以聞守宰若清潔可稱或侵漁為蠹分别奏上將行黜陟長吏勸

課躬履堤防勿有不修致妨農事關市之賦或有未允
外時參量優減舊格

令郡縣各陳時政闕失詔

朕四聰既闕五識多蔽畫可外牒或致紕繆凡是政事
不便於民者州郡縣即時皆言勿得欺隱如使怨訟當
境任失而令而後以為永准

令朝堂參議疑事詔

經國有體必詢諸朝所以尚書置令僕丞郎旦旦上朝

以議時事前共籌懷然後奏聞頃者不爾每有疑事倚立求決古人有云主非堯舜何得發言便是是故放勲之聖猶咨四岳重華之叡亦待多士豈朕寡德所能獨斷自今尚書中有疑事前於朝堂參議然後啓聞不得習常其軍機要切前須諮審自依舊典

令尚書郎奏事詔

自禮闈陵替歷茲永久郎署備員無取職事糠粃文案貴尚虛閑空有趨墀之名了無握蘭之實曹郎可依昔

奏事

設謗木肺石二函詔

商俗甫移遺風尚熾下不上達由來遠矣升中馭索增其懍然可於公車府謗木肺石傍各置一函若肉食莫言山冋欲有横議投謗木函若從我江漢功在可策犀兕徒斡龍虵方縣次身才高妙擯壓莫通懐傅呂之術抱屈賈之歎其理有皦然受困包匭夫大政侵小豪門陵賤四民已窮九重莫達若欲自申並可投肺石函

風聞奏事詔

成務弘風肅厲内外寔由設官分職互相懲糾而頃壹拘常式見失方奏多容違惰莫肯執咎憲綱日弛漸以為俗今端右可以風聞奏事依元熙舊制

用賢詔

學以從政殷勤往哲禄在其中抑亦前事朕思闡治綱每敦儒術軾閭闢館造次以之故負衮成風甲科間出方當置諸周行飾以青紫其有能通一經始末無倦者

策實之後選可量加敘録雖復牛監羊肆寒品後門並

隨才試吏勿有遺隔

旁求俊乂詔

為國在於多士寧下寄于得人朕暗於行事尤闕治道

孤立在上如臨深谷凡爾在朝咸思匡救獻替可否用

相啟沃班下方岳傍求俊乂窮其屠釣書其巖穴以時

奏聞

舊族搜士詔

在昔周漢取士方國頃代凋訛幽仄罕被人孤地絶用隔聽覽士操淪胥因兹靡勸豈其岳瀆縱靈偏有厚薄寔由知與不知用與不用耳朕以菲德君此兆民而兼明廣照屈於堂户飛耳長目不及四方永言愧懷無忘旦夕凡諸郡國舊族邦内無在朝位者選官搜括使郡有一人

勿限年次詔

今九流常選年未三十不通一經不得解褐若有才同

甘顏勿限年次

定梁律詔

律令不一實難去弊殺傷有法昏墨有刑此蓋常科易為條例至如三男一妻懸首造獄事非慮內法出恒鈞前王之律後主之令因循創附良各有以若遊辭費句無取於㝛錄者宜悉除之求文指歸可適變者載一家為本用衆家以附丙丁俱有則去丁以存丙若丙丁二事注釋不同則二家兼載咸使百司議其可不取其可

安以為標例宜云某等如干人同議以此為長則定以為梁律留尚書比部悉使備文若班下州郡止撮機要可無二門侮法之弊

申勑諸州訊獄詔

三訊五聽著自聖典哀矜折獄義重前誥葢所以明慎用刑深戒疑枉成功致治罔不由兹朕自藩部常躬訊録求理得情洪細必盡末運弛綱斯政又闕牢犴沈壅申訴靡從朕屬當期運君臨兆億雖復齋居宣室留心

聽斷而九牧遐荒無因臨覽深懼懷寃就鞫匪惟一方可申勑諸州月一臨訊博詢擇善務在確實

慎刑詔

朕昧旦齋居惟刑是恤三辟五聽寢興載懷故陳肺石於都街增官司於詔獄殷勤親覽小大以情而明慎未洽囹圄尚擁永言納隍在予興愧凡犴獄之所可遣法官近侍遞錄囚徒如有枉滯以時奏聞

贖刑詔

金作贖刑有聞自昔入縑以免施於中代民悅法行莫尚乎此永言叔世偷薄成風嬰罟入罪厥塗匪一斷弊之書日纒於聽覧鉗鈦之刑歲積於牢犴死者不可復生生者無因自返由此而望滋實庸可致乎朕夕惕思治念崇政術斟酌前王擇其令典有可以憲章邦國罔不由之釋愧心於四海昭情素於萬物俗偽日久禁網彌繁漢文四百邈焉已遠雖省事清心無忘日用而委衔廢策事未獲從可依周漢舊典有罪入贖外詳為條

格以時奏聞

除贖罪之科詔

設教因時淳薄異政刑以世革輕重殊風昔商俗未移民散久矣嬰網陷辟日夜相尋若悉加正法則赭衣塞路並申弘宥則難用為國故使有罪入贖以全元元之命令遐邇知禁囹圄稍虛率斯以往庶幾刑措金作權典宜在蠲息可除贖罪之科

更開贖刑詔

堯舜以來便開贖刑中年依古許罪身入貲吏下因此不無姦猾所以一日復勅禁斷川流難壅人心惟危既乖內典慈悲之義又傷外教好生之德書云與殺不辜寧失不經可復開罪身皆聽入贖

赦詔

民之多幸國之不幸恩澤屢加彌長姦盜朕亦知此之為病矣如不優赦非仁人之心凡厥愆耗逋負起今七年十一月九日昧爽以前在民間無問多少言上尚書

督所未入者皆赦除之

赦詔

大運肇升嘉慶惟始劫賊餘日沒在臺府者悉可蠲放諸流徙之家並聽還本

停老少連坐詔

夫刑法悼耄罪不収孥禮著明文史彰前事葢所以申其哀矜故罰有弗及近代相因厥網彌峻髫年華髮同坐入諐雖懲惡勸善宜窮其制而老幼流離良亦可愍

自今通謫之家及罪應質作若年有老少可停將送

停祖父連坐詔

禽獸知母而不知父無賴子弟過于禽獸至於父母並皆不知多觸王憲致及老人耆年禁執大可傷愍自今有犯罪者父母祖父母勿坐唯大逆不預今恩

汝潁建州詔

二豫分置其來久矣今汝潁剋定可依前代故事以懸瓠為豫州壽春為南豫改合肥為合州北廣陵為淮州

項城為殷州合州為南合州

恤新附諸州詔

今汝南新復嵩頹載清瞻言遺黎有勞鑒寐宜覃寬惠與之更始應是緣邊初附諸州部内百姓先有負罪流亡逃叛入北一皆曠蕩不問往愆并不得挾以私讐而相報復若有犯者嚴加裁問

禁止私利詔

古人云一物失所如納諸隍未是切言也朕寒心消志

為日久矣每當食投箸方眠撤枕獨坐懷憂憤慨申旦非為一人萬姓故耳州牧多非良才守宰虎而傅翼楊阜是故憂憤賈誼所以流涕至於民間誅求萬端或供厨帳或供廐庫或遣使命或待賔客皆無自費取給於民又復多遣遊軍稱為遏防姦盜不止暴掠繁多或求供設或責脚步又行刼縱吏相枉逼良人命盡富室財殫此為怨酷非止一事亦頻禁斷猶自未已外司明加聽採隨事舉奏又復公私傳屯邸冶爰至僧尼當其地

界止應依限守視乃至廣加封固越界分斷水陸採捕及以樵蘇遂至細民措手無所凡自今有越界禁斷者禁斷之身皆以軍法從事若是公家創内止不得輙自立屯與公競作以收私利至百姓樵採以供煙爨者悉不得禁及以採捕亦勿訶問若不遵承皆以死罪結正

開山澤常禁詔

芻牧必往姬文垂則雉兎有刑姜宣致貶數澤山林毓材是出斧斤之用比屋所資而頃世相承並加封固豈

所謂與民同利惠茲黔首凡公家諸屯戍見封燺者可悉開常禁

清公田詔

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葢先聖之格訓也凡是田桑廢宅沒入者公創之外悉以分給貧民皆使量其所能以受田分如聞頃者豪家富室多占取公田貴價僦稅以與貧民傷時害政為蠹已甚自今公田悉不得假與豪家已假者特聽不追其若富室給貧民種糧共營作者不

在禁例

原宥散失官物詔

朕思利兆民惟日不足氣象環回每弘優簡百官俸祿本有定數前代以來皆多評准頃者因循未遑改革自今以後可長給見錢依時即出勿令逋緩凡散失官物不問多少並從原宥惟事涉軍儲取公私見物不在此例

通用足陌錢詔

朝四而暮三衆狙皆喜名實未虧而喜怒為用頃聞外間多用九陌錢陌減則物貴陌足則物賤非物有貴賤是心有顛倒至于遠方日更滋甚豈直國有異政乃至家有殊俗徒亂王制無益民財自今可通用足陌錢令書行後百日為期若猶有犯男子謫運女子質作並同

撫流移詔

夫樂所自生含識之常性厚下安宅馭世之通規朕矜此庶氓無忘待旦亟弘生聚之畧每布寛恤之恩而編

户未滋遷徙尚有輕去故鄉豈其本志資業殆闕自返莫由巢南之心亦何能弭今開元發歲品物惟新思俾黔黎各安舊所將使郡無曠土邑靡游民雞犬相聞桑柘交畛凡天下之民有流移他境在天監十七年正月一日以前可開恩半歳悉聽還本蠲課三年其流寓過遠者量加程日若有不樂還者即使著土籍為民准舊課輸若流移之後本鄉無復居宅者村司三老及餘親屬即為詣縣占請村内官地官宅令相容受使戀本者

還有所託乃坐為市逮諸職割盜衰減應被封籍者其田宅車牛是民生之具不得悉以没入皆優量分留使得自止其商賈富室亦不得頓相兼併逋叛之身罪無輕重並許首出還復民伍若有拘限自還本役並為條格咸使知聞

埋枯骨詔

掩骼埋胔義重周經槥櫝有加事美漢策朕向隅載懷每勤造次收藏之命亟下哀矜而寓縣遐深遵奉未洽

髐然路隅往往而有言隱沈枯彌勞傷惻可明下遠近各巡境界若委骸不瘞或除衣莫改即就收斂量給棺具庶夜哭之魂斯慰霑霜之骨有歸

罷京觀詔

去歲朐山大殲醜類宜為京觀用旌武功但伐罪弔民皇王盛軌掩骼埋胔仁者用心其下青州悉使收藏

立晉安王為皇太子詔

非至公無以主天下非博愛無以臨四海所以堯舜克

讓惟德是與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格於上下光被
四表今低宗牢落天步艱難淳風猶鬱黎民未乂自非
克明克哲允文允武豈能荷神器之重嗣龍國之尊晉
安王綱文義生知孝敬自然威惠外宣德行内敏羣后
歸美率土宅心可立綱為皇太子庶百年勝殘方流餘
慶必世後仁永固洪業

祠南郊恩詔

天行彌綸覆燾之功博乾道變化資始之德成朕沐浴

齋宮虔恭上帝祗事禋燎高熛太一大禮克遂感慶兼懷恩與億兆同其福惠可大赦天下尤窮者無出即年租調清議禁錮並皆宥釋所討逋叛巧籍隱年闇丁匿口開恩百日各令自首不問往罪流移他鄉聽復宅業蠲課五年孝悌力田賜爵一級居局治事當勞二年可班下遠近博採英異或德茂州閭道行鄉邑或獨行特立不求聞達咸使言上以時招聘

祠南郊恩詔

朕恭祇明祀聦事上靈臨竹宮而登泰壇服袞冕而奉蒼璧柴望既升誠敬克展思所以對越乾元弘宣德教而缺於治道政法多昧實佇羣才用康庶績可班下遠近博採英異若有確然鄉黨獨行州閭肥遯丘園不求聞達藏器待時未加收採或賢良方正孝悌力田並即騰奏具以名上當擢彼周行試以邦邑庶百司咸事兆民無隱又世輕世重隨時約法前以劓墨用代重辟猶念改悔其路已壅並可省除

祠南郊恩詔

朕當宸思治政道未明昧旦劬勞亟移星紀今大皡御
氣勾芒首節升中就陽禋敬克展務承天休布茲和澤
尤貧之家勿收今年三調其無田業者所在量宜賦給
若民有産子即依格優蠲孤老鰥寡不能自存咸加賑
恤班下四方諸州郡縣時理獄訟勿使寃滯並若親覽

祠南郊恩詔

春司御氣虔恭報祀陶匏克誠蒼璧禮備思隨乾覆布

玆亭育凡民有單老孫稚不能自存主者郡縣咸加收養贍給衣食每令周足以終其身又於京師置孤獨園孤幼有歸華髮不匱若終年命厚加料理尤窮之家勿收租賦

祠南郊恩詔

奉時昭事虔薦蒼璧思承天德惠此下民凡因事去土流移他境者並聽復宅業蠲役五年尤貧之家勿收三調孝悌力田賜爵一級

太欽若昊天歷象無違躬執耒耜盡力致敬上協星鳥俯訓民時平秩東作義不在南前代因襲有乖禮制可

改作南北郊詔

於震方簡求沃野具兹千畒庶允舊章

耕籍田詔

夫耕籍之義大矣哉粢盛由之而興禮節因之以著古者哲王咸用此作眷言八政致兹千畒公卿百辟恪恭其儀九推畢禮馨香靡替兼以風雲叶律氣象光華屬

覽休辰思加獎勸可班下遠近廣闢良疇公私畝畒務盡地利若欲附農而糧種有乏亦加貸卹每使優遍孝悌力田賜爵一級預耕之司尅日勞酒

豐年恩詔

今兹遠近雨澤調適其穫已及冀必萬箱宜使百姓因斯安樂凡天下罪無輕重已發覺未發覺討捕未擒者皆赦宥之侵割耗散官物無問多少亦悉原除田者荒廢水旱不作無當時文例應追稅者并作田不登公格

者並停各備臺州以文最逋殿罪悉從原其有因饑逐食離鄉去土悉聽復業蠲課五年

幸蘭陵恩詔

朕自違桑梓五十餘載乃眷東顧靡日不思令四方款闗海外有截獄訟稍簡國務小閒始獲展敬園陵但增感慟故鄉老少接踵遠至情貌孜孜若歸于父宜有以慰其此心並可錫位一階并加頒賚所經縣邑無出今年租賦監所責民蠲復二年并普賚內外從官軍主左

右錢米各有差

推恩六親詔

推恩六親義彰九族班以侯爵亦曰惟允凡是宗戚有服屬者並可賜沐食鄉亭侯各隨遠近以為差次其有暱親自依舊章

停賀瑞詔

王公卿士今拜表賀瑞雖則百辟體國之誠朕懷良有多愧若其澤漏川泉仁被動植氣調玉燭治致太平爰

降嘉祥可無慙德而政道多缺淳化未凝何以仰叶辰和遠臻寘䀛此乃更彰寡薄重增其尤自今可停賀瑞

罷祈禱詔

夫有天下者義非為已凶荒疾癘兵革水火有一於此責歸元首今祝史請禱繼諸不善以朕身當之永使災害不及萬姓俾兹下民稍蒙寧息不得為朕祈福以增其過特班遠邇咸令遵奉

建學詔

建國君民立教為首不學將落嘉植靡由朕肇基明命光宅區宇雖耕耘雅業傍闡藝文而成器未廣志本猶闕非所以鎔範貴遊納諸軌度思欲式敦齒讓自家刑國令聲訓所漸戎夏同風宜大啓庠斆博延胄子務彼十倫弘此三德使陶鈞遠被微言載表

遣皇子及王侯子弟入學詔

王子從學著自禮經貴遊咸在是惟前誥所以式廣義方克隆教道令成均大啟元良齒讓自斯以降並宜肄

業皇太子及王侯之子年在從師者可令入學

弘經術詔

二漢登賢莫非經術服膺雅道名立行成魏晉浮蕩儒教淪歇風節罔樹抑此之由朕日昃罷朝思聞俊異收士得人實惟醻奬可置五經博士各一人廣開館宇招內後進

又弘經術詔

建國君民在教為首砥身礪行由乎經術朕肇基明命

光宅區宇雖耕耘雅業傍闡藝文而成器未廣志本猶闕非所以鎔範貴遊納諸軌度思欲式敦讓齒自家刑國今聲訓所漸戎夏同風宜大啟庠斆博延胄子務彼十倫弘此三德使陶鈞遠被微言載表

問羣臣音樂詔

夫聲音之道與政通矣所以移風易俗明貴下賤而韶濩之稱空傳咸英之實靡記漢魏以來陵替滋甚遂使雅鄭混淆鐘石斯謬天人缺九變之節朝宴失四懸之

儀歷年永久將墮於地朕昧爽坐朝思求厥旨而舊章
匪存未獲釐正寤寐有懷所爲歎息卿學術通明可陳
所見

罷鳳凰啣書詔

自宋齊以來有鳳凰
銜書伎至是罷之

朕君臨南面道風蓋闕嘉祥時至爲媿已多假令巢侔
軒閣集同昌戶猶當顧循寡德推而不居況於名實頓
爽自欺耳目一日元會太樂奏鳳凰啣書伎至乃舍人受

書升殿跪奏誠復興平前代率由自遠內省懐慙彌與事篤可罷之

放遣後宮詔

宋氏以來並恣淫侈傾宮之富遂盈數千推算五都愁窮四海並嬰羅寃横拘逼不一撫紘命管良家不被蠲織室繡房幽厄猶見役弊國傷和莫斯為甚凡後宮樂府西解暴室諸如此例一皆放遣若衰老不能自存官給廩食

禁止宮人縱觀郊祀詔

夫禋郊饗帝至敬攸在致誠盡慤猶懼有違而往代多令宮人縱觀茲禮幃宮廣設輜軿耀路非所以仰虔蒼昊昭感上靈屬車之間見譏前世便可自今停止

南面詔

頃代以來元日朝畢次會羣臣則移就壁下東向坐求之古義王者讌萬國唯應南面何便居東面

議洗匜詔

祭祀用洗匜中水盥仍又滌爵爵以禮神宜窮精潔而一罷之内雜用洗手外可詳議於是御及三公應盥各用一匜

守視晉宋齊諸陵詔

命世興王嗣賢傳業聲稱不朽人代徂遷二賓以位三恪義在時事浸遠宿草榛蕪望古興懷言念愴然晉宋齊三代諸陵有職司者勤加守護勿令細民妄相侵毀作兵有少補使充足前無守視並可量給

差等品流詔

禮闈文閣宜率舊章貴賤既位各有差等俯仰拜伏以明王度濟濟洋洋具瞻斯在頃因多難治綱弛落官非積及榮由幸至六軍尸四品之職青紫治白簿之勞振衣朝伍長揖卿相趨步廣闥並驅丞郎遂冠履倒錯珪甑莫辨靜言疚懷思返流弊且諓法惰官動成逋弛罰以常科終未懲革夫檟楚申威蓋代斷趾笞捶有令如或可從外詳共平議務盡厥理

郊廟等令視散騎詔

南郊明堂陵廟等今與朝請同班於事為輕可改視散騎侍郎

散騎通直詔

在昔晉初仰惟盛化常侍侍中並奏帷幄員外常侍特為清顯陸始名公之胄位居納言曲蒙優禮方有斯授可分門下二局委散騎常侍尚書案奏分曹入集書通直常侍本為顯爵員外之選宜參舊准人數依正員格自是散騎視侍中通直視中丞員外視黃門郎

尚書五都詔

尚書五都職參政要非但總領衆局亦乃方軌二丞頃雖求才未臻妙簡可革用士流每盡時彥庶同持領秉此羣目於是以都令史視奉朝請

牙像詔

天慈普覆義無不攝方便利物豈有方所上虞縣民李肖之掘地得一牙像方减二寸兩邉雙合俱成獸形其内一邉佛像一十二軀一邉一十五軀刻畫明淨巧迹

妙絶將神靈所成非人功也中有真形舍利六馬東州昔經奏上未以為意而肖之衢慫繹紲東治真形舍利降在中署先明顯發示希有相大悲救苦良有以乎宜承佛力弘兹寛大凡天下罪無輕重在今月十六日昧爽已前皆赦除之即日散出奉迎法身還臺供養

出古育王塔下佛舍利詔

大同四年八月月犯五車老人星見改造長干寺阿育王塔出佛舍利髮爪阿育鐵輪王也王閻浮一天下一日夜役鬼神造八萬四千塔此其一焉衆輿幸長干寺設無礙法喜

食詔

曰

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萬物不得齊其蠢生二儀不得恒其覆載故勞逸異年懽慘殊日去歲失稔斗粟貴騰民有困窮遂臻斯濫原情察咎或有可矜下車問罪聞諸往誥責歸元首實在朕躬若皆以法繩則自新無路書不云乎與殺不辜寧失不經易曰隨時之義大矣哉今眞形舍利復見於世逢希有之事起難遭之想今出阿育王寺設無礙會耆年童齒莫不欣悅如積饑得食如

久别見親幽顯歸心遠近馳仰士女霞布冠蓋雲集因時布德允叶人靈凡天下罪無輕重皆赦除之

代牲詔

夫神無常饗饗于克誠所以西鄰禴祭寔受其福宗廟祭祀猶有牲牢無益至誠有累冥道自今四時蒸嘗外可量代

八座議以大脯代一元大武既停宰殺無復省牲之事請立省饌儀帝從之

薦蔬詔

今雖無復牲腥猶有脯脩之類即之幽明義為未盡可

更詳定悉薦時蔬參議大餅代大脯餘悉用蔬菜

手詔何點

昔因多暇得訪逸軌坐修竹臨清池忘今語古何其樂也甕別丘園十有四載人事艱阻亦何可言自應運在天每思相見密邇物色勞甚山阿嚴光排九重踐九等談天人敘故舊有所不臣何傷於高文先以皮弁謁子桓伯況以榖綃見文叔求之往策不無前例今賜卿鹿皮巾等後數日望能入也

徵何點為侍中詔

前徵士何點高尚其道志安容膝脫落形骸栖志窅冥朕日昃思治尚想前哲況親得同時而不與為政喉脣任切必俟邦良誠望惠然屈居獻替可徵為侍中

徵庾詵庾承先詔

明刖振滯為政所先旌賢求士夢佇斯急新野庾詵止足栖退自事郤掃經史文藝多所貫習頴川庾承先學道黄老該涉釋教並不競不營安兹枯槁可以鎮躁敦

俗誅可黄門侍郎承先可中書侍郎勤州縣時加敎遣
庶能屈志方兾鹽梅

臧盾兼領軍詔

總一六軍非才勿授御史中丞新除散騎常侍盾志懷
忠密識用詳愼當官平允處務勤恪必能緝斯戎政可
兼領軍常侍如故

授江革臨川王長史詔

前貞威將軍鎮北長史廣陵太守江革才思通贍出内

有聞在朝正色臨危不撓首佐台鉉寔允僉諧可太尉臨川王長史

拜范述曾太中大夫詔

中散大夫范述曾昔在齊世忠直奉主往莅永嘉治身廉約宜加禮秩以厲清操可太中大夫賜絹二十疋

拜何遠給事黃門侍郎詔

何遠前在武康已著廉平復莅二邦彌盡清白政先治道惠留民愛雖古之良二千石無以過也宜升內榮以

顯外迹可給事黃門侍郎

與陳慶之手詔

慶之轉東宮直閤隷領軍伐魏渦陽據其城乘勝前頓城父高祖手詔嘉之

本非將種又非豪家觖望風雲以至於此可深思奇略善克令終開朱門而待賓揚聲名於竹帛豈非大丈夫哉

以伏暅為豫章內史詔

國子博士領長水校尉伏暅為政廉平宜加將養勿使

恚望致虧士風可豫章内史

遣豫章王北伐詔

廟謨已定王畧方舉侍中領軍將軍西昌侯淵藻可便親戎以前啟行鎮北將軍南兖州刺史豫章王綜董馭雄桀風馳次邁其餘衆軍計日差遣初中後師善得嚴辦朕當六軍雲動龍舟濟江

授武陵王揚州刺史詔

貞白儉素是其清也臨財能讓是其廉也知法不犯是

其慎也庶事無留是其勤也

旌沈崇傃詔

前軍沈崇傃少有志行居喪踰禮齋制不終未得大塋自以行乞淹年哀典多闕方欲以永慕之晨更為再期之始雖即情可矜禮有明斷可便令除釋擢補太子洗馬旌彼門閭敦茲風教

旌甄恬詔

朕虛已欽賢寤寐盈想詔彼羣岳務盡搜揚恬既孝行

殊異聲著邦壤敦風厲俗弘益茲多牧守騰聞義同親覽可旌表室閭

答徐勉修五禮詔

勉表如此因革允釐憲章孔備功成業定於是乎在可以光被四表施諸百代俾萬世之下知斯文在斯主者其按以遵行勿有失墜

答陶弘景請解官詔

卿遺累卻粒尚想清虛山中閒靜得性所樂當善遂嘉

志也若有所須便可以聞仍賜帛十疋燭二十挺

答陶弘景進冥通記詔

省疏并見周氏遺跡真言顯然符驗前誥二三明白益為奇特四卷今留之見淵文并具一二唯增讚歎

與任昉詔

聊為七夕詩五韻殊不近詠歌卿雖訥於言而辯於才可即制付使者

答劉之遴詔

周易尚書禮記毛詩並有高祖義疏惟左傳尚闕之遴著春秋大意十科左氏十科三傳同異十科合三十

事上之高祖詔答

省所撰春秋義比事論書詞微旨遠編年之教言闡義繁丘明傳洙泗之風公羊禀西河之學鐸椒之解不追瑕丘之說無取繼踵胡母仲舒云盛因修穀梁千秋最篤張蒼之傳左氏賈誼之襲荀卿源本分鑣指歸殊致詳畧紛然其來舊矣昔在弱年乃經研味一從遺置迄將五紀兼晚冬晷促機事罕暇夜分求衣未遑捜括須

待夏景試取推尋若温故可求别酬所問也

答周弘正詔

設卦觀象事遠文高作繫表言辭深理奥東魯絶編之思西伯幽憂之作事逾三古人更七聖自商瞿禀承子庸傳授篇簡湮没歲月遼遠田生表菑川之譽梁丘擅瑯琊之學代郡范生山陽王氏人藏荆山之寶各盡玄言之趣説或去取意有詳畧近縉紳之學咸有稽疑隨答所問已具别解知與張譏等三百一十二人須釋乾

坤文言及二繫萬機小暇試當討論

贈柳慶遠詔

念往篤終前王令則式隆寵數列代恒規使持節都督雍梁南北秦四州郢州之竟陵司州之隨郡諸軍事安北將軍寧蠻校尉雍州刺史雲杜縣開國侯柳慶遠器識淹曠思懷通雅爰初草昧預屬經綸遠自升平契闊禁旅重牧西藩方弘治道奄至殞喪傷慟於懷宜追榮命以彰茂勳可贈侍中中軍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鼓吹

侯如故謚曰忠惠賻錢二十萬布二百匹

贈王茂詔

旌德紀勲哲王令軌念終追遠前典明誥故使持節散騎常侍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江州刺史茂識度淹廣器宇凝正爰初草昧畫誠宣力綢繆休戚契濶屯夷方賴謀猷永隆朝寄奄至薨殞朕用慟於厥心宜增禮數式昭盛烈可贈侍中太尉加班劒二十人鼓吹一部謚曰忠烈

追封蕭穎胄詔

念功惟德列代所同追遠懷人爾與事篤齊故侍中丞相尚書令穎胄風格峻遠器宇深邵清猷盛業聞望斯歸締搆義始肇基王迹契濶屯夷載形心事朕膺大改物光宅區宇望岱觀河永言號慟可封巴東郡開國公食邑三千户本官如故

贈范雲詔

追遠興悼常情所篤况問望斯在事深朝寄者乎故散

騎常侍尚書右僕射霄城侯雲器範貞正思懷經遠爰初立志素履有聞脫巾來仕清績仍著燮務登朝具瞻惟允綢繆翊贊義簡朕心雖勤非負勤而舊同論講方騁遠塗永毗庶政奄致喪殞傷悼于懷宜加命秩式備徽典可追贈侍中衛將軍僕射侯如故并給鼓吹一部

贈袁昂詔

侍中特進左光祿大夫司空昂奄至薨逝惻怛于懷公器宇凝素志誠貞方端朝燮理嘉猷載緝追榮表德實

惟令典可贈本官鼓吹一部給東園祕器朝服一具衣一襲錢二十萬絹布一百疋蠟二百斤即日舉哀

贈蔡道恭詔

持節都督司州諸軍事平北將軍司州刺史漢壽縣開國伯道恭器幹詳審才志通烈王業肇構致力陜西受任邊垂効彰所莅寇賊憑陵竭誠守禦奇謀間出捷書日至不幸抱疾奄至殞喪遺略所固得移氣朔自非狥國忘己忠果並至何能身沒守存窮而後屈言念傷悼

特兼常懷追榮加等抑有恒數可贈鎮西將軍使持節都督刺史伯如故并尋購喪櫬隨宜資給

贈張惠紹詔

張惠紹志略開濟幹用貞果誠懃義始績閒累任爰居禁旅盡心朝夕奄至殞喪惻愴于懷宜追寵命以彰勲烈可贈護軍將軍給鼓吹一部布百疋蠟二百斤謚曰忠

贈鄭紹叔詔

追往念功前王所篤在誠惟舊異代同規通直散騎常
侍右衛將軍東興縣開國侯紹叔立身清正奉上忠恪
契濶藩朝情績顯著爰及義始寔立茂勲作牧疆境効
彰所莅方申任寄協贊心膂奄至殞喪傷痛於懷宜加
優典隆兹寵命可贈散騎常侍護軍將軍給鼓吹一部
東園祕器朝服一具衣一襲凶事所須隨由資給謚曰
忠

贈馮道根詔

豫寧縣開國伯新除散騎常侍領左軍將軍馮道根奉上能忠有功不伐撫人留愛守邊難犯祭遵馮異郭伋李牧不能過也奄致殞喪惻愴于懷可贈信威將軍左衛將軍給鼓吹一部賻錢十萬布百疋諡曰威

贈呂僧珍詔

思舊篤終前王令典追榮加等列代通規散騎常侍領軍將軍平固縣開國侯僧珍器思淹通識守詳濟竭忠盡禮知無不為與朕契濶情兼屯泰大業初搆茂勲克

舉及居禁衛朝夕盡誠方參任台槐式隆朝寄奄致喪逝傷慟于懷宜加優典以隆寵命可贈驃騎将軍開府儀同三司常侍鼓吹侯如故給東園祕器朝服一具衣一襲喪事所須隨由備辦謚曰忠敬侯

贈昌義之詔

護國将軍營道縣開國侯昌義之幹畧沈濟志懷寬隱誠著運始効彰邊服方申爪牙寄以禁旅奄至殞喪惻愴于懷可贈散騎常侍車騎将軍并鼓吹一部給東園

秘器朝服一具賻錢二萬布二百疋蠟二百斤謚曰烈

贈張弘策詔

亡從舅衛尉慮發所忽殞身祅豎其情理清貞器識淹濟自藩升朝契濶夷阻加外氏凋衰饗嘗屢絶興感渭陽情寄斯在方賴忠勳翼宣寡薄報効無徵永言增慟可贈散騎常侍車騎將軍給鼓吹一部謚曰愍

追贈張弘籍詔

亡舅齊鎮西參軍素風雅猷夙有名輩降年不永早世

潛輝朕少離苦辛情地彌切雖宅相克成輅車靡贈輿言永往觸目慟心可追贈廷尉卿

贈孔休源詔

慎終追遠歴代通規褒德疇庸先王令典宣惠將軍金紫光禄大夫監揚州孔休源風業貞正雅量冲邈升榮建禮譽重縉紳理務神州化覃歌詠方輿仁壽穆是彞倫奄然永逝倍用悲惻可贈散騎常侍金紫光禄大夫賻第一材一具布五十疋錢五萬蠟二百斤尅日舉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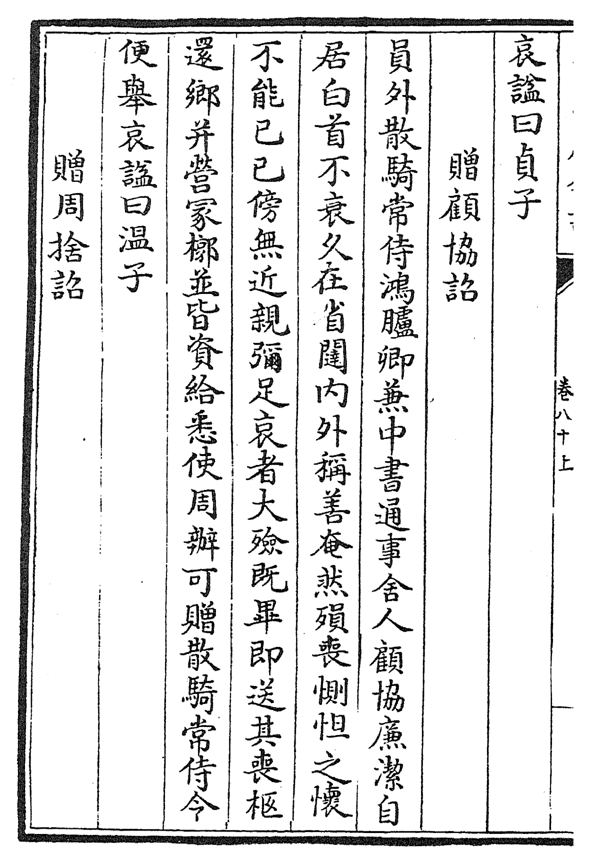
喪事所須隨便資給謚曰貞子

贈蕭子顯詔

仁威將軍吳興太守子顯神韻峻舉宗中佳器分竹未久奄到喪殞惻愴于懷可贈侍中中書令令便舉哀

贈裴子野詔

鴻臚卿領步兵校尉知著作郎兼中書通事舍人裴子野文史足用廉白自居劬勞通事多歷年所奄致喪逝惻愴空懷可贈散騎常侍賻錢五萬布五十疋即日舉



哀謚曰貞子

贈顧協詔

員外散騎常侍鴻臚卿兼中書通事舍人顧協廉潔自居白首不衰久在省闥内外稱善奄然殞喪惻怛之懷不能已已傍無近親彌足哀者大殮既畢即送其喪柩還鄉并營冢槨並皆資給悉使周辦可贈散騎常侍令便舉哀謚曰温子

贈周捨詔

太子詹事豫州大中正捨奄至殞喪惻愴于懷其學思堅明志行開敏劬勞機要多歷歲年才用未窮彌可嗟慟宜隆追遠以旌善人可贈侍中護軍將軍鼓吹一部給東園祕器朝服一具衣一襲喪事隨由資給謚曰簡子

又邺周捨詔

故侍中護軍將軍簡子捨義該玄儒博窮文史奉親能孝事君盡忠歷掌機密清貞自居食不重味身靡兼衣

終亡之日内無妻妾外無田宅兩兒单貧有過古烈往者南司白渦之劾恐外議謂朕有私致此黜免追愧若人一介之善外可量加褒異以旌善人

賻陸雲公手詔

給事黄門侍郎掌著作陸雲公風尚優敏後進之秀奄然殂謝良以惻然可皃日舉哀賻錢五萬布四十疋

贈丘仲孚詔

豫章内史丘仲孚重試大邦責以後效非直悔吝云亡

實亦政績克舉不幸殞喪良以傷惻可贈給事黄門侍郎

卹何點詔

新除侍中何點棲遲衡泌白首不渝奄至殞喪倍懷傷惻可給第一品材一具賻財二萬布五十疋喪事所須内監經理

謚庾詵貞節處士詔

旌善表行前王所敦新野庾詵荊山珠玉江陵杞梓静

侯南度固有名德獨貞苦節孤芳素履奄隨運往惻愴于懷宜謚貞節處士以顯高烈

贈臨川王宏詔

侍中太尉臨川王宏器宇冲貴雅量弘通爰初弱齡行彰素履逮于應務嘉猷載緝自皇業啟基地惟介弟久司神甸歷位台階論道登朝物無異議朕友于之至家國兼情方弘燮贊儀刑列辟天不慭遺奄焉不永哀痛抽切震動于厥心宜增峻禮秩式昭懋典可贈侍中大

將軍揚州牧假黃鉞王如故

贈南平王偉詔

旌德紀功前王令典愼終追遠列代通規故侍中中書令大司馬南平王偉器宇宏曠鑒弌弘簡爰在弱齡清風載穆翼佐草昧勲高樊沔契潤艱難劬勞任寄及贊務論道弘兹衮職奄焉薨逝朕用震慟于厥心宜隆寵命式昭茂典可贈侍中太宰王如故

贈鄱陽王恢詔

故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荆湘雍梁益寧南北秦八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荆州刺史鄱陽王恢風度閑朗器情凝質爰在弱歲美譽克宣洎於從政嘉猷載緝方入正論道弘燮台階奄焉薨逝朕用傷慟于厥心宜隆寵命以中朝典可贈侍中司徒王如故

改封南昌公為侯詔

庭堅世祀靡輟於宗周樂毅錫壤乃昭於洪漢齊故太尉南昌公含章履道草昧興齊謨明翼賛同符在昔雖

子房之蔚為帝師文若之隆𠤎王佐無以尚也朕膺歴受圖惟新寶命莘莘玉帛升隆有典永言前代敬惟徽烈匪直懋勲義兼懷樹可降封南昌縣公為侯食邑千户

齊世王侯降封詔

興運升降前代典章齊世王侯封爵悉皆降省其有効著艱難者别有後命惟宋汝陰王不在除例

詔許慧詔

大中大夫王敬胤卒遺命不得設復魄旌旐一蘆蓆下一枚覆上氣絶便沐浴藍輿載尸還遂中敬胤外甥許慧詔因阮研以聞詔曰

敬胤令其息崇素氣絶便沐浴籍以二蘆蓆鑿地周身歸葬忠侯此達生之格言賢夫玉匣石槨遠矣然子于父命亦有所從有所不從今崇素若信遺意土周淺薄屬辟不施一朝見侵狐鼠戮屍已甚父可以訓子子亦不可行之外內易棺此自奉親之情籍土而葬亦通人之意宜兩捨兩取以達父子之志棺周於身土周于槨

去其牲奠歛以時服一可以申情二可以稱家禮教無

違生死無辱此故當為安也

責蕭昰詔

昰表如此古者用人必前明試皆須績用既立乃可自

退之高昔漢光武兄子章興二人並有名宗室就欲習

吏事不過章為平陰令興為緱氏宰政事有能方遷郡

守非直政績見稱即是光武猶子昰之才地豈得比類

焉往歲處以淮南郡既不肯行續用為招遠將軍鎮北

長史襄陽太守又以邊外致辭改除掊遠將軍永嘉太守復云内地非願復問晉安臨川隨意所擇亦復不行解巾臨郡事不為薄數有致辭意欲何在且昱諸兄遞居連率相繼推轂未嘗缺歲其同産兄景今正居藩鎮朕豈厚於景而薄於昱正是朝序物議次第若斯於其一門差自無愧無論今日不得如此昱兄弟昔在布衣以處成長於何取立豈得任情反道背天違地孰謂朝廷無有憲章特是未欲致之於理既表解職可聽如啟

責西豐侯正德詔

武帝初養正德為子及生昭明正德還本心常怏怏為輕車將軍奔魏復逃歸特復本封普通六年隨豫章王北侵棄軍委走下獄帝詔之徙臨海郡

汝以猶子情兼常愛故越先汝兄剖符連郡往年在蜀昵近小人猶謂少年情志未定更於吳郡殺戮無辜劫盜財物雅然無畏及還京師專為通逃乃至江乘要道湖頭斷路遂使京邑士女早閉晏開又奪人妻妾略人子女徐敖非獨失其配匹乃横屍道路王伯敖列卿之

女誘為妾媵我每加掩抑兾汝自新了無悛革怨讐逾甚遂匹馬奔亡志懐反噬遣信慰問兾汝能還果能來歸遂我夙志謂汝不好文史志在武功令汝杖節董戎前驅豈謂汝狠心不改包藏禍胎志欲覆敗國計以快汝心今當宥汝以遠無令房累自隨勑所在給汝稟餼王新婦見理等當停太尉間汝餘房累悉許同行

光宅寺金像詔

銅初不送何縁乃爾豈不以真相應感獨表神竒乎可

鐫著花趺以為靈誌

寬禁誌公詔

誌公迹拘塵垢神遊冥寂水火不能燋濡蛇虎不能侵懼語其佛理則聲聞其上談其隱淪則遁仙高者豈得以俗士常情空相拘制何其鄙狹一至於此自今行來隨意出入勿得復禁

勅

手勅何脩藝文載沈約為高祖作但既係手勅應非代言

吾猥當期運膺此樂推而顧已蒙蔽昧於治道雖復劬勞日昃思致隆平而先王遺範尚縕方策息舉之用存乎其人兼以世道澆暮爭詐繁起改俗遷風良有未易自非以儒雅弘朝高尚軌物則汩流所至莫知其限治人之與治身獨善之與兼濟得失去取為用孰多吾雖不學頗好博古尚想高塵每懷擊節今世務紛亂憂責是當不得不屈道巖阿共成世美必望深達往懷不吝濡足今遣領軍司馬王果宣旨諭意遲面在近

與何胤勅

高祖凡再勅胤於是遣何子朗等於東山受學胤以若邪迫隘不容生徒遷秦望山

頃者學業淪廢儒術將盡閭閻搢紳鄙聞好事吾每思弘奬其風未移當扆興言為歎本欲屈卿暫出開導後生既屬廢業此懷未遂延佇之勞載盈夢想理舟虛席須俟來秋所望惠然中其宿抱耳卿門徒中經明行脩厥數有幾且欲瞻彼堂堂寘此周行便可具以名聞副其勞望

又

比歲學者殊為寡少良由無復聚徒故明經斯廢每一念此為之慨然卿居儒宗兼以德素當勑後進有意向者就卿受業想思深誨誘使斯文載興

又

脩兄點辛高祖勑與脩

賢兄徵君弱冠拂衣華首一操心遊物表不滯近跡脫落形骸寄之遠理性情勝致遇興彌高文會酒德撫際

逾遠朕膺籙受圖思長聲教朝多君子既貴成雅俗野有外臣宜弘此難進方賴清徽式隆大義昔在布衣情期早著資以仲虞之秩待以子陵之禮聽覽暇日角巾引見窅然汾射茲焉有託一旦萬古良懷震悼卿友于純至親從凋亡偕老之願致使反奪纏綿永恨伊何可任永矣柰何

勅昭明太子

太子性至孝母喪水漿不入口每哭輒慟絕高祖遣顧協宣旨曰毀不滅性聖人之制禮

不勝喪此於不孝有我在那得自毀如此可即強進飲食雖屢奉勅勸逼日進一溢不嘗菜果之味

聞汝所進過少轉就羸瘵我比更無餘病正為汝如此胸中亦圯塞成疾故應強加饘粥不使我恒爾懸心

勅報皇太子

武帝銳意儒雅疎簡刑獄姦吏招權巧文弄法簡文為皇太子春宮視事見而愍之乃上疏帝手勅報之竟弗之從

頃年以來處處之役惟資徒讁逐急充配若科罰繁細

義同簡約切須之處終不可得引例興訟紛紜方始防

杜姦巧自是為難更當别思取其便也

答皇太子請御講勑

省啟欲須吾講具汝等意書云一日二日惟日萬幾今

復過之年耆根熟氣力衰耗苟此𦕅戾有踰重負日中

或得一食或不得食周旦吐握未足為勞楚君旰食方

今非切未明求衣聿來弗休晝勞夜思精華已竭數

術多事未獲垂拱兼國務靡寄豈得坐談須道行民安

乃當議耳越勅

又

省重啟猶欲須吾講說具汝等所懷亦不異前答緣邊
未入國度多乏如是等事恒須經計其餘繁碎非可具
言率土未寧菜食者衆無欵附相繼賞與未周怨望者
多懷音者少漢世渾并賈誼亦且流慟魏室無虞揚阜
猶云可悲况今爪牙腹心不貳之臣又論道帷幄之士
四聰不開八達路壅王侯雖多維城靡寄晝厲夕惕如

履霜刄以朽索馭六馬豈是爲喻詩不云乎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方今信非談曰汝等必欲爾者自可令諸僧於重雲中講道義也越勅

又

省汝等啟復具所懷汝等未達稼穡之艱難安知天下負重庸主少君所以繼踵顛覆皆由安不思危況復未安者耶殷鑒不遠在於前代吾今所行雖異曩日但知講說不憂國事則與彼人異術同亡易言其亡繫于苞

桑斯則乾乾夕惕僅而後免汝等思之一二具如前勑

越勑

答晉安王請開講啟勑

省啟具汝所懷法事既善豈不欣然吾內外衆緣憂勞紛總食息無暇廢事論道是所未遑汝便為未體國也

越勑

答晉安王謝開講般若啟勑

省啟具知為汝講金字般若波羅密經發題始竟四衆

雲合華戔畢集連雨累日深慮廢事景物開明幽顯同

慶實相之中本無去來身雖不到心靡不在善自調養

慎勿牽勞尚有兩句日數猶奢今雖不同後會未晚也

吾始還臺不復多勅越勅

答菩提樹頌手勅

省啟覽所上菩提樹頌据採致佳辭味清淨仰讚法王

稱歎道樹意思口說乃至手書極得三業之善但所言

國美皆非事實不無綺語過也越勅

答晉安王謝幸善覺寺啟勅

汝所營建慈悲寶剎諸佛咸神不營多功纔欲運力即便豎立幽顯欣仰我亦隨喜不得與汝同共瞻拜此以為恨耳越勅

勅貞陽侯淵明

武帝既納侯景大舉北侵以淵明都督諸軍趣彭城淵明師次呂梁作寒山堰以灌彭城水及于堞魏遣將赴救兵敗被執

侯景志清鄴洛以雪讐恥其先率大軍隨機撫定汝等

衆軍可止於寒山築堰引清水以灌彭城大水一沈狐
城自珍慎勿妄動
手勅劉之遴
之遴領步兵校尉出為郢州行事意不願出固辭高祖手勅遂為有司奏免
朕聞妻子具孝衰於親爵禄具忠衰於君卿既内足理
忘奉公之節
賜陸倕勅
太子中舍人陸倕所製石闕銘辭義典雅足為佳作昔

虞丘辨物邯鄲獻賦賞以金帛前史美談可賜絹三十疋

手勅張率

率為司徒謝朏掾直文德待詔省奏待詔賦高祖手勅答之

省賦殊佳相如工而不敏枚臯速而不工卿可謂兼二子於金馬矣

責賀琛勅

琛遷散騎常侍是時皆緣飾姦諂深害時政琛遂啓陳事條封奏高祖大怒召主書口授

勑責琛琛但謝過
不敢復有指斥

謇謇有聞殊稱所期但朕有天下四十餘年公車讜言
見聞聽覽所陳之事與卿不異常欲承用無替懷抱每
苦倥傯更增惛惑卿珥貂紆組博問洽聞不宜同於闒
茸止取名字宣之道路言我能上事明言得失恨朝廷
之不能用或誦離騷蕩蕩其無人遂不御乎千里或誦
老子知我者希則我貴矣如是獻替莫不能言正旦獸
罇皆其人也卿可分別言事啟乃心沃朕心卿云今北

邊𥘅服政是生聚教訓之時而民失安居牧守之過朕
無則哲之知觸向多獘四聰不開四明不達內省責躬
無處逃咎堯為聖主四凶在朝況乎朕也能無惡人但
大澤之中有龍有蛇縱不盡善不容皆惡卿可分明顯
出某刺史橫暴某太守貪殘某官長凶虐尚書蘭臺主
書舍人某人姦猾某人取與明言其事得以黜陟向令
舜但聽公車上書四凶終自不知堯亦永為闇主卿又
云東境户口空虛良由使命繁多但未知此是何使卿

云駑困邑宰則拱手聽其漁獵桀黠長吏又因之而為貪殘並何姓名廉平挈肘復是何人朝廷思賢有如饑渴廉平挈肘寔為異事宜速條聞當更擢用凡所遣使多由民訟或復軍糧諸所飈急葢不獲已而遣之若不遣使天下枉直一何綜理事實云何濟辦惡人曰滋善人曰蔽欲求安臥其可得乎不遣使而得事理此乃佳事無足而行無翼而飛能到在所不威而伏豈不幸甚卿既言之應有深見宜陳秘術不可懷寶迷邦卿又云

守宰貪殘皆由滋味過度貪殘糜費已如前答漢文雖愛露臺之產鄧通之錢布於天下以此而治朕無愧焉若以下民飲食過差亦復不然天監之初思之已甚其勤力營產則無不富饒惰游緩事則家業貧窶勤修産業以營盤案自已營之自已食之何損於天下無賴子弟情營産業致於貧窶無可施設此何益於天下且又意雖曰同富富有不同慳而富者終不能設奢而富者於事何損若使朝廷緩其刑此事終不可斷若急其制

則曲屋密房之中云何可知若家家搜檢其細已甚欲使吏不呼門其可得乎更相恐脅以求財帛足長禍萌無益治道若以此指朝廷我無此事昔之牲牢久不宰殺朝中會同菜蔬而已意粗得奢約之節若復減此必有蟋蟀之譏若以為功德事者皆是園中之所產育功德之事亦無多費變一瓜為數十種食一菜為數十味不變瓜菜亦無多種以變故多何損於事亦毫芥不關國家如得財如法而用此不愧乎人我自除公宴不食

國家之食多歷年稔乃至宮人亦不食國家之食積累
歲月凡所營造不關材官及以國匠皆資傭借以成其
事近之得財頗有方便民得其利國得其利我得其利
營諸功德或以卿之心度我之心故不能得知所得財
用暴於天下不得曲辭辯論卿又云女妓越濫此有司
之責雖然亦有不同貴者多畜妓樂至於勳附若兩掖
亦復不聞家有二八多畜女妓者此並宜具言其人當
令有司振其霜豪卿又云乃追恨所取為少如復傳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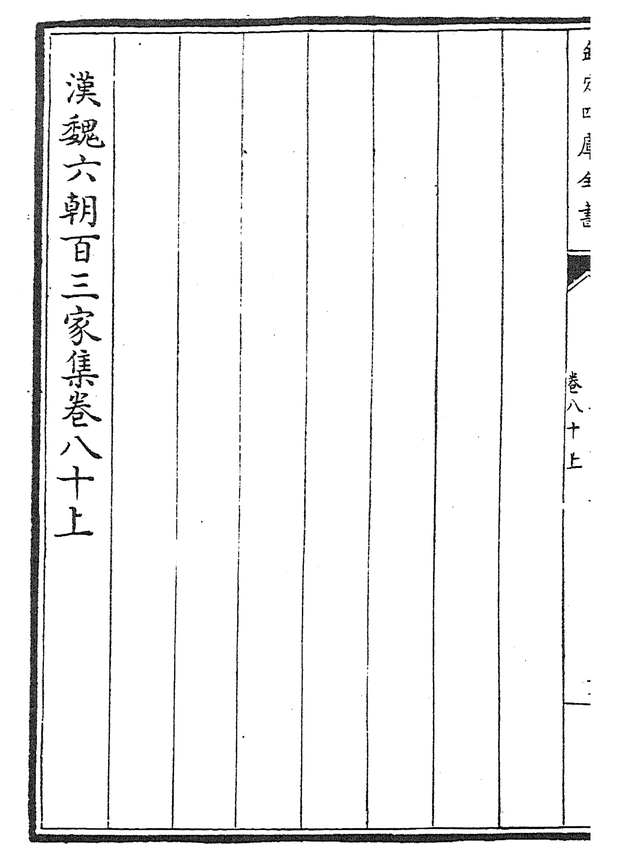
增其搏噬一何悖哉勇怯不同貪廉各用勇者可使進取怯者可使守城貪者可使捍禦廉者可使牧民向使叔齊守於西河豈能濟事吳起育民必無成功若使吳起而不重用則西河之功廢令之文武亦復如此取其搏噬之用不能得不重更任彼亦非為朝廷為之傳翼卿以朝廷為悖乃自甘之當思致悖所以卿云宜導之以節儉又云至治者必以淳素為先此言大善夫子言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朕絕房室三十

餘年無有淫泆朕頗自計不與女人同屋而寢亦三十餘年至於居處不過一床之地雕飾之物不入於宫此亦人所共知受生不飲酒受生不好音聲所以朝中曲宴未嘗奏樂此羣賢之所觀見朕三更出理事隨事多少事少或中前得竟或事多至日昃方得就食日常一食若晝若夜無有定時疾苦之日或亦再食昔腰腹過於十圍今之瘦削裁二尺餘舊帶猶存非為妄說為誰為之救物故也書曰股肱惟人良臣惟聖向使朕有股肱可得

中主令乃不免居九品之下不令而行徒虛言耳卿今慊言便罔知所答卿又云百司莫不奏事詭競求進此又是誰何者復是詭事今不使外人呈事於義可否無人廢職職可廢乎職廢則人亂人亂則國安乎以咽廢飧此之謂也若斷呈事誰尸其任事委之人云何可得是故古人云專聽生姦獨任成亂猶二世之委趙高元后之付王莽呼鹿為馬卒有閻樂望夷之禍王莽亦終移漢鼎卿云吹毛求疵復是何人所吹之疵擘肌分理

復是何人乎事及深刻繩逐並復是誰又云治署邸肆何者宜除何者宜省國容戎備何者宜省何者未須四方屯傳何者無益何者妨民何處興造而是役民何處費財而是非急若為討召若為徵賦朝廷從來無有此事靜息之方復何者宜各出其事具以奏聞卿云若不及於時大息其民事至方圖知無及也如卿此言即時便是大役其民是何處所卿云國弊民疲誠如卿言終須出其事不得空作漫語夫能言之必能行之富國彊

兵之術急民省殺之宜號令遠近之法並宜具列若不具列則是欺罔朝廷空示頰舌凡人有為先須內省惟無瑕者可以戮人卿不得歷詆內外而不極言其事佇聞重奏當後省覽付之尚書班下海内庶亂羊永除害馬長息惟新之美復見今日



漢魏六朝百三家集卷八十上